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故事

包公案

原著 安遇时
改编 杨龙
插图 刘岩
李娜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故事



包公案

原著 时 遇
改编 安 杨 龙
插图 刘 岩 李 娜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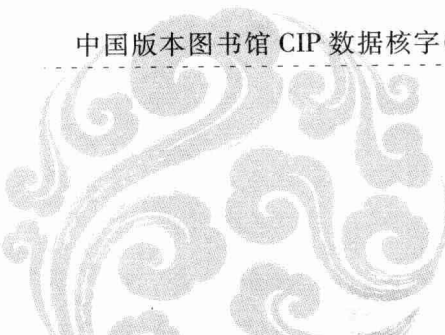
包公案 / 杨龙改编.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11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故事: 农闲读本)

ISBN 978-7-80762-946-7

I. 包… II. 杨… III. 侠义小说—中国—明代—缩写本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5865 号

- 
- 书 名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故事·包公案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www.jlpg.cn)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电话: 025-66989810)
制 作 猫头鹰工作室(www.keyigroup.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尧胜村 109 号, 邮政编码: 210046)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01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62-946-7
定 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联系电话: 025-66989815)



· 出版策划 ·

孙亚飞 钱晓征

· 项目统筹 ·

张岩峰

· 项目负责 ·

于妹妹

· 责任编辑 ·

于妹妹 王文奇

· 责任校对 ·

赵晓星 管文

· 美术编辑 ·

徐海姣


· 封面设计 ·

永乐图文设计

前言

说起包拯，在中国真可算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大家出于敬重，往往尊称他为“包公”。每当人们提到包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往往是“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是他那上斩皇亲国戚、下斩奸恶小人的三口铡刀和他身边威武能干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作为一个在我国民众中口耳相传了千百年的传奇人物，民间有关包公的传说层出不穷，广大群众或者依据历史记载，或者由于自己的喜爱而把许多其他人的故事糅合到包公身上，从而塑造出一个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对待作奸犯科者有如电闪雷鸣，而对待普通百姓又如和风细雨的清官、好官形象。可以说，包公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官员的最高期望。

在众多的包公故事中，最为引人入胜的是包公断案的故事，在我国传统戏剧中就可以看到不少，如“打龙袍”、“铡美案”、“陈州放粮”等等。这些剧目所表现的主要就是包公断案的故事。根据考证，以包公断案为内容的戏剧在元杂剧中已经出现，而真正使包公断案故事系统地得到展现的应该是明朝人安遇时编辑的《百家公案》以及无名氏撰写的《龙图公案》，这两本书均为包公故事的集子，都是一百个故事。经过比对分析，我们发现《龙图公案》中有大概一半故事是照搬



《百家公案》的，其他部分则是对其他相似故事（如冯梦龙的《喻世明言》）的改编或照抄，相比之下，《百家公案》在包公故事流传史中的重要地位就凸现出来了，所以我们经过考虑，决定以改编的形式把《百家公案》介绍给大家。


由于《百家公案》是由一百个故事组成的，而本书容量有限，原书中又不乏封建迷信、愚忠和束缚了传统社会妇女近千年的三从四德等我们应当批判的东西，有些故事情节又太过简略，所以我们仅仅选取了其中一些较为精彩的故事进行改编，将原文所使用的浅近文言改为白话，并适当加以修改，完善情节，以方便大家的阅读。

需要向大家说明的是，前面提到的“打龙袍”、“铡美案”、“陈州放粮”等故事已经是经过了长时间流传，是不断修改完善之后的产物，《百家公案》中虽然也有这些故事，但是却与今天流传的有所不同，其中最为典型的的就是五鼠闹东京的故事，在《三侠五义》等后出小说中，五鼠说的是陷空岛五位英雄豪杰，而《百家公案》中则是五只老鼠精下界为祸的事情，乍一看时，大家也许会觉着奇怪，但是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这也会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当今这个新生事物不断出现的时代里，我们所做的工作虽然是对古书的整理，但是居然也可以给大家带来新的东西，这是我们乐意看到的，也希望大家在读了这些故事之后，对于包公有一个新的、更全面的认识。我们也相信，在当今提倡依法治国，大力反腐倡廉的情况下，本书的出版也是有意义的。

编者



目录



- 
- 第一回 绣鞋记 /001
 - 第二回 翠玉缘 /010
 - 第三回 求神签 /020
 - 第四回 凤还巢 /025
 - 第五回 阴沟贼 /039
 - 第六回 鲤鱼精 /046
 - 第七回 五鼠记 /057
 - 第八回 西行记 /072
 - 第九回 假新郎 /084
 - 第十回 斩驸马 /092
 - 第十一回 打石碑 /104
 - 第十二回 毡套官 /112
 - 第十三回 镜重圆 /118
 - 第十四回 骗谷贼 /130
 - 第十五回 曹国舅 /134
 - 第十六回 斩皇亲 /148
 - 第十七回 双钉记 /163
 - 第十八回 花羞女 /170

第一回

绣鞋记

话说离东京开封府四十五里地，有个叫做近江的集镇，也算是个远近闻名的繁华码头。这近江镇上有个名叫王三郎的人，一向在外面做生意，家境很富裕，娶了乡间朱胜朱老儿的女儿朱娟为妻。这朱氏生得一张好脸蛋，而且人很贤惠，也很能干，平日里王三郎在外奔波，朱娟就操持家务，把家里收拾得是井井有条，夫妻两个也很恩爱，日子过得好不令人羡慕！这王三郎为了做买卖，上河北，下江南，南南北北都跑遍了。这一天，王三郎又要整理行装出外贩卖货物，朱氏就劝他：“人说万事都是天注定，富贵有命，何苦离家远出，奔波劳苦呢？再者说，咱们的家业也不算小了，就是坐吃山空也够好几辈子的了，咱也不差这点儿钱。你走了，我一个人在家也照看不过来，不如别再出去做买卖了，另外找些营生也好。”王三郎是在江湖上跑惯了的人，早就厌倦了这样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子，又见老婆说得在理，于是就不再出外贩卖，只是在本地近处做点儿买卖，倒也自在。

这王家对门有个叫李宾的，原来是在衙门里做刀笔吏的，后来又干起差役来，性子最是刁蛮狠毒，好淫贪色。自打

这朱氏过了门，李宾见她长得漂亮，朝思暮想，只想把这朱氏弄到手。这天一大早，王三郎出门到乡下村里收账去了，那边李宾瞧见王三郎前脚一走，他这就好好收拾打扮了一番，整治得齐齐整整的，径直来到王家外屋，在门帘外叫：“王兄弟在么？”这时朱氏刚刚起床，听见外面有人叫，就答应道：“是哪个叫啊？我家三郎已经出门了！”李宾这时也顾不得男女之嫌，就直闯进屋里，见了朱氏说：“小弟有件事想来托王三哥帮忙，不知道他这一时半会儿能回来不？”朱氏见是对门李宾，虽然不是很熟，可是也没啥怀疑的，就说：“他今天出门收账去了，恐怕得晚上才能回来吧！”李宾听她说王三郎回来得晚，吃了颗定心丸，又见那朱氏刚刚起床，显然是还没有梳洗，睡眼惺忪，更觉可爱，不禁色心大起，上前一把扯住朱氏的手：“嫂嫂先和我坐下，王三哥既然不在，说给嫂嫂你也是一样的，等三哥回来了你转告他就是了。”朱氏见李宾一上来就动手动脚，知道他想图谋不轨，就抽出手来一巴掌掴在李宾脸上：“好你个李宾啊！你枉为堂堂六尺男儿，竟全不顾男女有别，青天白日就敢来调戏人家老婆，真是猪狗不如的东西！”说罢，愤愤然地转身进屋去了。这李宾被打了一巴掌，羞了个大红脸，捂着脸退出去了，心里把朱氏骂了个不停，回到家里，李宾突然想起：若是王三郎回来，这朱氏定要把这事说出去，那到时候岂不是要起争执？这王三郎家大势大，也不是个好对付的主儿，不如我这就去杀了朱氏灭口！李宾心中动了杀机，便拿了一把牛耳尖刀，又偷偷地溜到王家，这朱氏正倚着栏杆在那儿坐着，因为刚才李宾有意轻薄，心里正

在上火，哪曾想一扭头见这李宾居然去而复返，不禁怒火上冲，骂道：“你这不要脸的东西还敢来？”李宾也不答话，上去一刀就插在朱氏的脖子上，朱氏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在地上，鲜血直流，片刻之间就没救了。可怜一个红粉佳人，转眼就命丧黄泉了。李宾上去脱下朱氏脚上的一双绣花鞋，打喉咙上拔出尖刀，拿鞋擦干了刀上的血迹，一并拿到江边一个亭子边上给埋了。当时天色尚暗，人们都还没出梦乡，也就没人瞧见，李宾心里暗喜：这事儿做得可真是神不知鬼不觉！

这事情可也巧了，朱娟有个本家兄弟叫做朱念六，一直在外面做买卖，漂泊不定，这一天恰好坐了船路过近江镇，船就停在江口，心想自己这堂姐自打嫁到王家之后，就再也没见过，虽然自己和那姐夫不认识，不过既然路过这里，也该过去看看，免得日后提起了说我不知礼数。朱念六心里这样想，见天色尚早，就到街市上混了半天，等到天快黑的时候才打听明白了王三郎家在哪里，晃晃荡荡地朝王家而来，心想着还能混他顿晚饭，岂不是好？可是到了王家门口，却只见屋里黑洞洞的，叫了几声也没人答应，见这门还开着，就径直闯了进去，黑灯瞎火地一顿乱撞，转到这栏杆边上朱氏倒地的地方，也没见着人，朱念六心想：这姐夫两口子是不是出去了？这门户也忒不谨严了，也不怕招贼？没能见着堂姐，朱念六心里好不失望，只好转身回船，却不知道他刚才走到栏杆边上的时候，脚早已踩到血泊里面，鲜血都浸到脚面上来了，一路走回去，鞋底上沾了不少泥土，深一脚浅一脚的，这朱念六还念叨：今天也没下雨啊？怎么鞋还湿了？肯定是哪

个没良心的把洗脚水倒街上了，真是晦气！回到船上，朱念六也没仔细看，就把鞋脱了放在火炉上烘干，自己则倒头便睡，哪知道一场祸事就在眼前了！

这天晚上，天都漆黑一片了，王三郎才回到家里，见屋里也没有掌灯，黑咕隆咚的，喊了几声也没人应，还以为朱氏等不及自己已经先睡下了。王三郎就走到厨房里点起油灯，拿来去正屋，却见外屋也没有落锁，心想自己老婆啥时候这么粗心了，莫非是出了什么岔子？心里正在疑虑，刚转到栏杆边就看见地上倒着个人，血流得到处都是，仔细一看，正是自己老婆朱氏。王三郎一见，脑袋当时就大了：自己老婆这是怎么了啊？赶忙上去抱起朱氏来，只见她喉咙上叫人捅了一刀，好大一个窟窿，早就没救了。三郎抱着朱氏已经冰冷的尸体嚎啕大哭起来：“我那可怜的老婆啊！是哪个狠心的杀了你啊？”就这样哭了一夜。邻居们都听见了，第二天都过来看，因为这朱氏平日里为人仁义，这帮子邻居哪个没得过她的恩惠，见她竟然被贼人给害死了，都觉着可惜，可也想不出这朱氏怎么就遭了这飞来横祸。这些邻居里有个细心的说：“我刚才来时看门外有一路血迹，八成是那凶犯留下的，咱们可以循着这血迹追下去，不就可以找着那天杀的贼人了么？”大家一听都觉着这主意不错，王三郎就求邻居们帮忙一起去追追看，大家都愿意帮忙，好拿这贼人为这死去的朱氏出气。于是王三郎就带了好几十个壮劳力，每个人都拿了棍棒家伙和绳子，循着血迹一路找去，到了江口就见那血迹在朱念六的船边上不见了，几个棒小伙儿就涌上船去，把还睡得迷迷

糊糊的朱念六给捆了个结结实实，王三郎也不认识自己老婆这个堂兄弟，只当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上去揪住他领口，“啪啪啪”就是三大嘴巴子：“我和你无冤无仇，你怎么杀了我老婆啊？”这三巴掌一下子把朱念六的瞌睡虫全给打到爪哇国去了，一下子激灵了：“哪个杀人了？哪个杀人了？你别诬赖好人啊！”王三郎抢上一步，到火炉上抓起正在烤着的两只鞋来：“这就是凭据！你这贼人还敢狡赖？”又是一个大耳刮子。朱念六脸被打得生疼，却只见自己那双鞋上全是血污，心想：坏了！这哪是什么洗脚水啊！这下子我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一帮人押着朱念六回王家，一路上众人恼他杀了朱氏，手里的棍棒不住地朝他身上招呼，打得他是失声痛叫，不住求饶。到了王家，虽然朱念六一再说自己是朱氏堂弟，说起来王三郎还是自己姐夫呢！自己怎么会杀自己的姐姐啊？可是王三郎他们哪里听得进去，只当他是狡赖，写了个状子，大家一起押了他去往开封府包大人那里告状。

包公刚一升堂，就听有人在外面击鼓鸣冤，拿了状子来看，竟还是人命大案，不敢怠慢，忙传击鼓的上堂来。王三郎一帮人吵吵嚷嚷地推搡着五花大绑的朱念六上了堂来，只说是这个汉子杀了朱氏，求包大人判他杀人偿命。包公问王三郎他们怎么就知道是这汉子杀人，王三郎禀告说众人循着血迹追到他船上，还搜得他作案时穿的鞋子，上面全是血污，不是他还是哪个？说到这里，三郎又想起昔日夫妻无比的恩爱，如今竟已人鬼殊途，鼻子一酸，哭道：“不是他还是哪个啊？”便把那双鞋子作为证物呈上来。包公见果然全是血污，

就叫左右收了，又来问朱念六：“你这汉子，你是怎样杀死朱氏的，还不从实招来？”朱念六心里委屈，也大哭起来：“包大人，小人名叫朱念六，是这死了的朱氏的堂兄弟，昨儿晚上我去她家探望，不想家里没人就回来了，也不知道是谁杀死了我这可怜的姐姐，鞋上沾上了血污。再说她是我本家姐姐，我昨儿个才到近江镇上，又与她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的，怎么会去杀她呢？小的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犯下这样的杀头大罪啊！求老爷明察！”包拯仔细问了现场的情况和船上情形，心里寻思：就是这朱念六杀人，也不应该拿去朱氏的鞋呀！他那船上又没有凶器，这中间恐怕有冤情。就叫左右押了朱念六下去先投在牢里，待自己慢慢察访明白。

包公把这案子想了又想，感觉这破案的关键全在那朱氏不见了的鞋子和杀人的凶器上，要是找着了这两样，这案子就好办了。于是就想了个计策，叫书吏写了榜文四处去张贴，只说朱氏被人谋害，尸首上不见了一双绣鞋，要是有人见着的，速速来开封府上报，包大人重重有赏。这榜文贴出去好几天，也没有一点儿消息。

这李宾害了朱氏之后，开始心里还有些害怕，每天也不敢出门，后来见冒出个朱念六来替自己受了罪过，心里暗自得意，也就无所顾忌了，又成天出去鬼混。这天，李宾到一家乡间小店去照顾那和自己私通的老板娘的生意，喝到晕晕乎乎的时候，李宾搂过那老板娘说：“你把老爷我伺候得怪舒坦的，今天老爷我就照顾照顾你，让你弄几两银子花花。”那老板娘荡笑着说：“我的好老爷，自打你来了我店里，哪里给过

我一点儿好处？有这样的好事儿，你还不自己先得了去？少来拿我开涮了！”李宾见这女人不信，就和她说：“你可知道前些日子那王三郎的老婆被人杀了？”老板娘说：“关我啥事？又不是我杀的。”李宾说：“听我说嘛！他们告到开封府，拿了朱念六在狱里，到现在还没判下来。那包大人有榜文贴出来，要是有人见着那被杀妇人的绣鞋交上去，重重有赏。我恰好知道这绣鞋在哪儿，就便宜了你，说给你听，你好让你那窝囊废丈夫去领赏吧！”老板娘见他说得好像真的一样，就问他：“你真知道？那你说这绣鞋在哪儿？你又是怎么知道的？”李宾当然不敢说是自己杀了人藏在那儿了，他洋洋得意地说：“这也是该着我得这银子，那天我到江边上溜达，看见那亭子边上好像有啥东西，就过去看，原来是双绣鞋和一把牛耳尖刀，如今想来，多半就是那包大人悬赏要的东西。”这老板娘见他有些醉了，只当他是酒后戏言，也没当回事，晚上睡觉时就随口和自己丈夫说了。这村汉也是穷疯了，心想去看看，大不了白跑一趟，要是真找着了，落点儿银子，岂不是好？第二天就跑去看了，哪知还真叫他找着了绣鞋和刀，忙裹了拿回家去见自己老婆。这老板娘见李宾还真没诳自己，心里高兴，就让丈夫拿了去开封府见包大人。包公见还真有人来领赏，就问那村汉：“你是从哪儿得来的？”这村汉说自己在江岸上亭子地边里挖出来的，包公心想那里又不是田地，他怎么就可巧上那儿刨去？肯定是有人知道告诉他的，就问他：“既然是埋在地下，是谁让你去挖的？”这村汉见包公威严，两边一班如狼似虎的衙役个个瞪着铜铃般的眼睛瞧着自

包公案

BAO GONG AN

中国
历代
通俗
演义
故事

己，嘴里还不住喊着“威武……”心里害怕，只好说出是自己老婆说的。包公见他是个窝囊废，就明白他老婆多半不是个清白女子，这案子就得在她身上破了，就笑着说：“这赏钱是你该得的。”吩咐左右拿出五十贯钱赏给他，这村汉欢天喜地地去了。包公吩咐张龙、赵虎上去跟住了，到他家左右小心察访，若是见他老婆和别的男人勾搭时，就把那人抓了来见。张龙、赵虎两个领命去了。

却说这村汉拿了钱回到家里，欢欢喜喜地和老婆说了。这荡妇见了这许多钱，心花怒放，就和男人商量：“咱们得这些钱全靠李宾李老爷照顾咱，应该请他来喝酒好好谢谢他。”这村汉本就是个窝囊废，家里全都是老婆说了算，这时见老婆公然给自己带绿帽子，可是也没法子，只好去把李宾请了来，好酒好肉地请他吃着。这老板娘不住地敬李宾酒：“多承李老爷指教，如今已经得了赏钱了。”李宾洋洋得意地说：“怎么样？我没说错吧？”不想张龙、赵虎在外面早听了多时了，就抢进屋来，把李宾和那女人都给扭住了，径直押到开封府来见包大人，禀明了当时两人所说的话。包公一拍惊堂木：“你这婆娘，你怎么知道那被杀的妇人的绣鞋埋在哪里？分明是你杀了她！”那女人听包公这么说，心里害怕，指着李宾说：“包大人，小妇人是全不知情啊！这都是他说给我的！”包公就又来审问李宾，哪知这李宾又奸又滑，就是不肯招认，只说自己也是无意间撞见的。包公见他嘴硬，就动了大刑，一帮衙役把他一顿好打，他吃受不住，只好招认了自己杀害朱氏的经过。包公见李宾认了，又回头去审问那村妇，怎么李

宾会把这事说给她听？这村妇见李宾被打得死去活来，害怕包大人的棍棒也招呼到自己身上，就供出了自己和李宾通奸的事情。包公让他们两个在供词上画了押，就当堂问了李宾个死罪，押往刑场斩首示众，那村妇则问个通奸，把她流放到边关充军去了。朱念六终于被证明了自己是清白的，当堂无罪开释。众人见杀人真凶终于伏法，受冤枉的得以昭雪，无不拍手称快。





第二回



翠玉缘



话说北宋仁宗康定年间，江南有一个小县城，这县里有个在县学读书的公子李彦秀，字玉郎。这李玉郎年方二十岁，人生的俊俏优雅，性子温和善良，学问才艺在县学里堪称是个魁首。在这县学学堂后面有一座高楼，挂着个匾额，上面写着“会景楼”三个大字，登了这楼，放眼望去，这远处的不尽秀美江山，近处的热闹市井街坊，尽入眼中。李玉郎每年夏天正热的时候，便搬到这楼上来住着读书，一则图个凉快，再者还可以不时欣赏美景，陶冶情操，真是好不畅快！

这一日，已经是初秋时节，又新下了雨，会景楼外本来就是青楼歌女汇聚之所，呜呜咽咽的歌唱之声，艳丽悠扬的丝竹乐音，被那轻风一吹，直飘到会景楼上来。李玉郎本来正在伏案读书，见这样的良辰美景，还有这样好的音乐、曲儿可以欣赏，哪还有心思读书，便放下书，让书童去请县学里的一班朋友一起来会景楼上饮酒看景致。不一会，这一帮人就聚齐了，去县学外酒家定了一桌酒席叫端上来，一时间这几个